

云刚先生来电说，宁波电视台成立30周年了，策划出一本纪念文集，嘱我写一点有线台的事。虽然工作忙，我还是应允了下来。一是对电视台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从广播到电视，从无线到有线，我是事业发展的实践者和见证人。二是最近遇见的两件事，让我感动不已，心绪久久难以平静：第一件事，我因公去杭州参加一个会议，偶遇省广电局的一位老领导，他拉住我，滔滔不绝讲当年有线电视发展的辉煌历程，专门提到宁波台“有视新闻”和“小人物系列专题”的影响，省上多次获奖，节目很有特色，这使我想起这样的一些小人物电视片题目：“钱老太打官司”、“小人物王重光”，这些把镜头对准普通百姓的接地气节目，不仅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还逐步形成了“有视”节目独特的人文个性。第二件事，曾在有线台工程部工作过的吴国平在一次聚会上兴奋地告诉我，宁波有线台的台标和铜字，他完整地收藏着，像珍宝般爱惜。我眼前立马浮现出电视台三年当年的台标标识及我自己题写的台名，当年悬挂在新落成大楼一楼大厅正中，她每天默默地送着全台员工和来访宾客。

无论是省上领导同志对有线台节目的褒奖，还是普通员工对集体的荣誉感，我想都是发自内心的，毕竟光阴已过去二十多年，片刻的记忆充满阳光般温暖，此时我的心已飞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作者为宁波市广播电视台原副总编辑）

这样的经历有木有？当你正在做着一件重要事情时，譬如写作正酣不知有我，或者全神贯注煎着一条黄鱼正想将它翻个面，突然，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急急奔去接听，却是一个毫不相干的电话。而当你回来重拾思维，灵感却早已不知逃往何处，最惨的是那条花大价钱买来的鱼，一定已经被你来不及了的大火烤得惨不忍睹。

自从我10多年前买了第一部手机然后注册了一个号码后，这种哭笑不得的玩笑就周而复始地上演着。总是冷不防会有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来，操着难懂的外地口音，问着同一句话：安徽某某到宁波的车还有吗？可怜的我不但没有车而且不会开车，这开的什么国际玩笑啊！更烦人的是这电话来得常常不是时候，有时我在开会，有时我在上课，有时我正在外地出差，有时午睡正酣……

真恼火啊！百度了一下，才知道这部手机号码原来有个主人，从不断来电要车的信息分析，应该是私人开客车的，线路就是在宁波与安徽某地往返。不知为何弃之不用了，在它被弃3个月后，移动公司就有权将它重新打扮一下放出来，刚好落在了我的手中。再问百度，网上吐槽的不少，都是像我这样不胜骚扰的，奇葩的还常常收到他人发给原主人的短信呢！

看来什么都是原配的好啊！

也曾想过换个号码。但几个至关重要的联系电话本留的是这个号，你一旦换了号，万一有紧急事找不到了岂不误事？而且我的朋友天南地北，大都是书生一个，你换了号巴巴地告诉他了，他答应得好好的却绝对不会劳驾去修改一下，等到要找你还是翻出老的号码拨打。于是，忍了吧，想想这种状况日子长了总会过去。

谁知，少说也有15年了吧，这样的电话还是层出不穷。什么时候有车？什么时候有车?? 什么时候有车??? 啊啊啊！这个号码怎么这么顽固呀！我都快疯掉了。

终于在有一天，当又一个这样的电话打进来时，我忍不住好奇了：请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号码的？

电话那端是宁波座机，同是宁波人，他回答很是彬彬有礼：我记在联系本上的，很多年了。

很多年前的号码为什么还不断被人们提起，他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人们在10多年后还记着呢？顿时让人浮想联翩。

从放车的所属地看，他应该是宁波人，当年的他一定很年轻很认真，当他怀揣梦想千方百计凑钱（或者是贷款）买下这辆车时，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客运一定抱着极大的热情。首先他以他的商业眼光选定了一个绝妙的发车点，这个点地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但这里的人急需外出，尤其是与宁波有着某种我无法知道的关联。他还真选对了，随着宁波经济的迅速发

我四岁时我们家从上海来到宁波。住江东演武巷，很好听的一个地名对吧。记忆当中是一幢大户人家宅子，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宁波人所谓的“大墙门”，因为后来在宁波见过不少这类房子。

宅子坐北朝南。大门进去先是一个天井，过了天井是开放式大厅，两侧厢房，正房在大厅上面二楼。二楼有面向阳台的走廊，小时候我曾住这里。当年黄昏时分，我扶着走廊栏杆盯着大门，盼望我爸下班。圆柱很粗，金漆地板很温馨，大厅里的牛腿，对儿童时的我来说有点吓人。

那房子住了不到一年就搬了。这段回忆对我来说，实在是非常美好，因为这也是我刚刚开始认知世界的时候。后来整个童年乃至青年期，总偶尔有一些那房子的景象浮现。一个小孩，倚在走廊边门旁，被邻居大人们逗着玩。当时似乎年关，走廊里洋溢着一年辛劳后的

一纸任命书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中国城市电视发展的初创期的话，那么十年以后，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期。作为一个电视人，有幸参与了这场传媒变革的风风雨雨。随着市民收视需求的增大，特别是电视新技术的应用，保证了城市居民成为首批有线电视用户的可能。在这个大背景下，局部的，分散的，划地为牢式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要求，在宁波电视台原有试点的基础上，全市一网，独立建台呼之欲出。记得是1993年乍暖还寒的时节，领导找到我，安排我参加筹建宁波有线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仍保留宁波电视台副书记、副台长职务一段时间，说是组织经过慎重考虑，没有讨价还价。说实话，从广电局局长助理任上到宁波电视台工作已有三年，电视节目规律人脉关系基本建立，工作平稳，心情舒坦，换一个新岗位，前途未卜。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参加筹备工作几个月后，市政府的一纸任命书，使我没有了退路，真是“逼上梁山”。

既然组织上给我机会，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积极工作。于是，我们廉价租用中山西路208号消防支队空闲的一层楼面，因陋就简，风风火火地展开了各项筹备工作。当时从六七个人开始，跑批文、搭框架、筹资金，慢慢地扩展队

展，直到今天，步他后尘者们还没有放弃这条线路，许多人也还是会到当初他开辟的发车点等车。

开客车要扩大客源，他当然没有钱去中央台什么的投放广告，他能采用的是土办法——安徽多山，他不顾危险，用绳子系着爬上高高的山崖，将这个号码用红红的漆大大地写在了高处，他选择的地方绝对高，高到任何人——无论是他的竞争对手还是政府部门都无法将这“小广告”除掉；他将红漆号码涂描得如此牢固，以至经历了10多年的风吹雨打还是鲜艳如花吸引眼球，那些毫不知情的人还会读着那早已易主的号码打我的电话。

他又是很聪明的人，懂得经营人脉，他不断发名片，揽回头客，许多人因此都有了

他的联系电话；他待人特真诚，坐他的车不仅稳当而且服务到家，所以人们愿意将这位年轻人的号码记入自己联络本，多年也不放弃，就像打错我电话的那位宁波老乡。

可以想见，我的这位小老乡，当年将事业做得何等的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那么，他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号码了呢？这可是他的聚宝盆呀！

也许是他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从我拥有这个号码时间看，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正是经济大发展之时，物流业的迅猛发展，使那条单一的交通线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宁波的港口才能给他提供更大的天地。他一定在那短短的几年中积累了可观的资金，淘得第一桶金后，这个有胆魄的年轻人也许组织了一个运输车队。

也可能他现在不搞长途运输了，他应该结婚了，有孩子了，他不必再长年累月往外跑，头脑活络的他会选择组建个出租车公司或者买几辆出租车再转租给人家，就像许多宁波人都在做的那样，自己只是空闲日子里跑

上半天……

也许我猜想的都错了，他现在做着一个完全与原来不同的工作。说不定，当年的乘客中有一个老板，一来二去看中了年轻人的勤勉与聪明，于是有一天对他说，别开车了，到我公司里来吧！于是他成了合伙人。

故事的结局可以有，肯定一点的是，他现在一定生活大变样。他一定更兴旺发达了。因为他像许多宁波人一样，勤奋聪明能吃苦耐劳动脑筋。

这么一想，我对这个号码的前主人竟有了几分知己的感觉。好多次，当我走在日新月异宁波街头，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就不由自主地遐想：此刻，也许，这位号码的前主人就正走在我的不远处，身边走着可人的妻子，一手牵着他的活泼可爱的孩子。

他当然一定已经是人到中年了。

欢快。

在杭州工作多年后，才有机会重温这美好童年时光。那天我妈带着我，与我一起走向一个破落且不太大的门。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有着那么美好回忆的地方，天井很小，圆柱斑驳，牛腿朽坏，二楼黑乎乎破烂不堪，几乎就像当下能在拆迁现场看到的所有旧民房一样，只不过这房子当时尚未拆迁。

记忆在哪儿？记忆只能在脑子里。实物尚在，只是实物已面貌全非。即使如此，那些实物多半也即将被一拆而空。当这一代人渐渐老去时，下一代人去何处寻找记忆。

这些精美宅子落到这般地步，很是唏嘘不已。原本只是住一个大家庭的房子，被挤进十几户人家，烟火熏燎，百足践踏。接着是狭小空间的结构性改造，天井加建，或成为永久性厨房；露台加层，或成为子女婚房；走廊被占，

伍，办起了自办节目。先是电缆，后用光纤，逐步拓展有线用户网络。记得第一档节目叫“有视经贸”，有偿服务，用的摄像像设备从组织部摄制组那租借过来。后来招录了一批大学生，陆续增开了新闻、专题、广告、文艺等类型的节目，还增加了图文电视、电影、体

【“中国梦·我的梦想故事”征文】

难以忘怀的电视情缘

邹大鸣

育、经济等专业频道。最鼎盛时期，有线台自办频道超过5个，年综合收入超过亿元，这在当时城市有线台系统中，实属一匹“黑马”。

一台转播车

当时，有平面媒体采访，询问有线台跨越式发展的“奥秘”何在？我归纳一句话：天时地利人和。有视人的团结进取，敢为人先，走在前列，成全了有线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线是我

家，发展靠大家”、“争创全国一流城市有线台”这样的理念和目标，已深深植根于每一位有线人的心里。

随着事业的发展，设备得到不断更新，如何利用有线台的优势，谋求新突破、扩大新影响，这个课题提到了台领导班子成员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利用光纤

传输节目的优势，我们首次尝试在宁波举办潘天寿广场落成典礼的长距离现场直播，获得成功。之后，又在体育馆多次直播包括国际服装节在内的大型活动，开拓了有线电视开门办台、利用增值业务的崭新领域。在这基础上，拥有一辆电视转播车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广泛征求国内一流专家学者的意见，分别选择不同国家的车体和摄录设备，请北京的专业公司集成，一举试制成功。当时被央视认为“国内目前最先进的”11讯道全数字电视转播车。当这台

【诗画印象】

母亲

图：凤凰

文：天涯

让我眼含热泪，轻声地呼您一声：母亲。

这一张沧桑的脸，隐藏了多少生活的艰辛？即使有一千双柔嫩的小手，也托不平那一道道沉重的皱褶。让我陪着您，一起品尝那杯苦涩的往事之酒，母亲。淌过、哭过、爱过的日子，儿女是您清贫岁月里希望的灯盏。一碗稀薄的白粥，映照一张张饥饿的小嘴，您的一滴泪变成了盐，把凉水喝出

了别样的滋味。

想您，曾经有过的天真烂漫；想您，曾经有过的如花美眷；想您，曾经有过的丰盈康健。就像肥沃的土地，随手抓一把土，都能捏出黑色的油。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您一天天老去。时光就是那样的无情，您的梦还来不及揭开面纱，就已经消逝无影。

风中，您凌乱的白发如霜如雪，忧郁的眼神让我羞愧无比。母亲，坚强的母亲，孤独的母亲，您在等远方的孩子回家吗？当守候成为一种信念，您的光华让无数繁花黯然失色。

您坚固的牙齿已经脱落，一些心里话就会不小心漏出来。您明亮的眼睛被一层云霏遮掩清澈，让您看不清这个世界真实的面目。您的耳朵被尘世的喧嚣干扰太多，拒绝再接收方向不明的信息。您的背驼了，那是生活重压下的结果。您走路不再风风火火，缓慢地行走，您把心成为亲人的负担。

母亲，您老了，可儿女们却没有察觉您的思维在一天天迟钝，依然无度地挥霍着您的爱——只知付出，不懂索取，母亲那枯瘦的身躯里，究竟还有多少生命的源泉？

乌云密布的黄昏，母亲，回家吧，不要忧心您的孩子会不会淋雨。只有历经过狂风暴雨的洗礼，小鸟才能变成真正的雄鹰，这不正是您所期望的吗？

母亲，母亲，走在风烛残年中的母亲呵，爱您，就是爱我们明天的自己！



【且听风吟】

太阳捧起我不变的真情

白帆漂走弄潮的身影

天一生水凝聚千年的书魂

江南丝竹弹拨青春的笑容

潮起东方是你美好心灵

爱在远航，笑在驰骋

梦见希望与你一往情深

花香悠悠，芳草青青

月光映照年轻的脸庞

海风抹去我思念的泪痕

东方大港托举今天的风景

海上丝路再现久远的骄傲

海定波宁是你千古神韵

风也温柔，浪也温馨

梦见春天与你牵手相吻

波光粼粼，风儿轻轻

梦里港城

俞广德

余堂老宅一样极具世俗吸引力，否则有何意义巨资修复。大量无现金流的旧物修复，绝难持久。

文化在哪儿？建筑是立体的雕塑，无声的诗，更是城市文化载体。放眼望

【一种怀念】

莫让城市记忆再流失了

卓勇良

“零落成泥碾作尘”。

所以当城市争论该不该拆时，一方理直气壮。至于另一方，连自己亦缺少底气。一幢建筑沦落不堪，除非像胡庆

去皆是混凝土森林，仔细打量多是恶俗之作，城市文脉断裂，精神家园何在。如果照片尚存一丝记忆，文化则无从体现。这样的城市，就像是漂于水上的浮

“巨无霸”首次开进开明街4号，全台员工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说来也巧，当时浙江卫视在温州举办“五月鲜花十月阳光”大型直播活动，正为转播车而着急。当得知我们新车安装已成，温州广电局局长一个电话打来求援，答应我们一切条件，希望用转播车两天时间。我们马上组建精干队伍，首次长距离驶向目的地，圆满完成直播任务。

之后，我们又受央视之邀，赴苏州、济南等城市，为兄弟台“打工”。当时央视文艺中心郎昆先生风趣地说，在华东地区的现场直播，这台车全包了。

一幢新大楼

事业的拓展，人员的增加，原办公场地显得捉襟见肘，拥有自己的一幢新业务大楼，成为有线人的另一个梦想。有梦的同时伴随着行动，规划新大楼的模型放在了局长们面前，市领导的首肯，使又一个艰难工程拉开帷幕。一切都陌生而富有挑战，好在拆迁安置还算顺利，建筑设计又遇上上海同济大学的宁波老乡，近2万平方米的新大楼如期开工。

确保工程质量是我们的根本宗旨，筹建处的同志们严格把关，选用最好的建材和设备，对不达标的地面墙面铲掉重来。我们主动请来工程承建方，对质量和进度提出很高要求。大楼不光获得了“钱江杯”省级质量奖，还成为承建方的一个样板工程，经常有人慕名前来

参观考察。现在想想，在市中心黄金地段，有这么一座现代化建筑，也是一道风景，是有线台留给后人的一笔财富。

光阴荏苒，中国电视走过了60年的辉煌道路。30年的宁波电视，新闻、综艺、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包括方言类节目，共同构筑起丰富多彩的城市台荧幕。我为有这一段电视人生而感到骄傲，能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电视事业发展，此生无憾！现在，我虽然离开了电视一线，但在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工作期间，分管的还是广播影视这一块；到了市文联又与电视艺术家们打成一片。我想，这一辈子与广电打交道算是命中注定了。在迎来宁波电视台成立30周年之际，我向电视界的兄弟姐妹们说一声祝福！

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崛起，观众的收视习惯正在发生又一次“革命”，我们的电视荧屏也将在传承中直面更艰苦的挑战。我回忆起这些往事，是在为当代电视人加油鼓劲。机遇和挑战再次摆在了面前，我们将何以应对？

（本次征文延期至11月底，邮箱：wenxue0574@163.com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文学港》杂志社“梦想故事”征文组收）

中国梦 我的梦想故事 征文

完好。梁思成不信这一套，终于和他的民国第一才女太太林徽因一起，在五台山一个山沟里，找到了建于北魏，重建于唐，后被称为中国“第一国宝”的大佛光寺。佛光寺正殿一个小角落，有一尊胖呼呼的唐仕女彩塑，叫做“女弟子宁公遇”，据说即武则天本人。我们在历史建筑前肃然起敬，因为那是我们的血脉。

就在写这篇子前一天，建于1872年的宁波外滩教堂大火，损毁严重。宁波及浙江本来就很少历史建筑，而我们自己又不加珍惜，真是可惜。童年时在外滩玩耍，是那教堂钟声催我回家。我一个舟山同学火灾后跟我一起，每次来宁波，看到钟楼才觉得真到大陆上了。难怪一些宁波人看着失火后的教堂泪流满面。

莫让少得可怜的城市记忆再流失了，这是心声，更是沉甸甸的责任。